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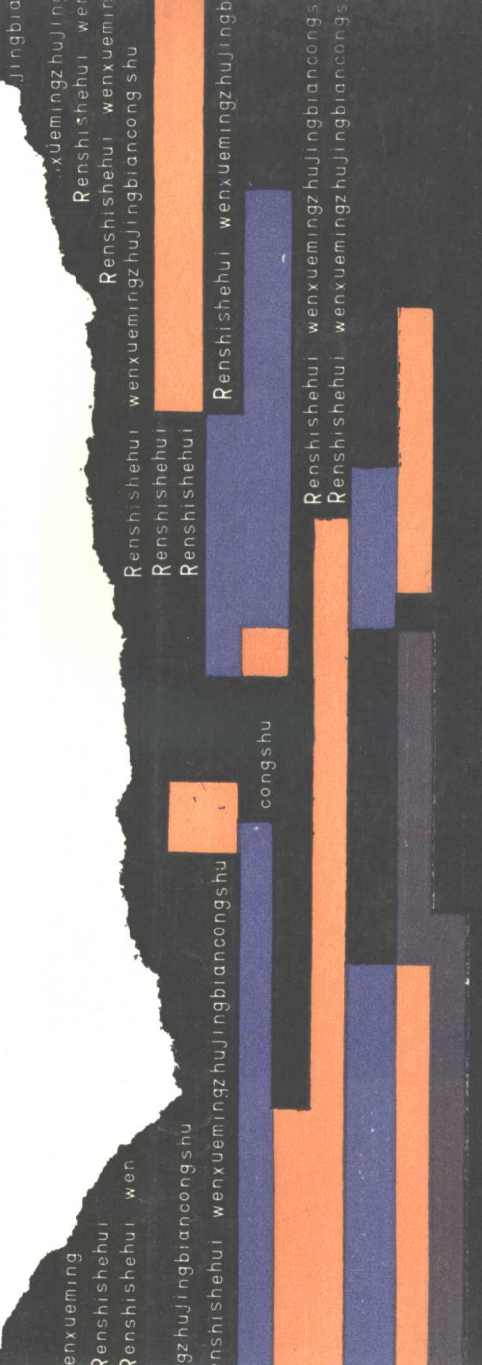
普及版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

福尔赛世家

【英】高尔斯华绥 原著

5.84





福尔赛世家

【英】高尔斯华绥 原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美丽的女子伊琳由于对丈夫索米斯感情上的厌恶，关系名存实亡，并和丈夫的侄女琼的未婚夫波辛尼产生了爱情。而索米斯竟在一天夜里强行对伊琳行使了“丈夫的权力”，波辛尼因此失魂落魄，在大雾中被马车撞死。后来，索米斯又怀疑琼的父亲乔里恩是伊琳的情人，提出离婚的诉讼，还雇佣私人侦探侦察他们的行动，这反倒促成了伊琳和乔里恩的结合。许多年后，伊琳和乔里恩所生的儿子乔恩与索米斯续娶一个法国女子安耐特所生的女儿芙蕾相爱，终于造成了悲剧。

序

叶君健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资本主义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从物质生产到政治制度，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的思想意识，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今天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继续产生影响。正视资本主义社会，了解和认识它的本质，这对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关系日趋复杂的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将由他们去解决，这就要求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所了解和认识。而最生动、最形象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面貌的，莫过于资本主义时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资本主义全盛时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另外，就文学角度而言，这个阶段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成就更为显著。我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随后的新文学创作就受到了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巨大的影响。因此，读点资本主义时代的优秀文学名著，对开阔青少年的社会视野，提高青少年的文学素养，是必不可少的。但今天我们的生活节奏是这么快，要读的书籍是那么多，这里就有一个精选的问题。这个问题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精选书目，即最低限度所应该知道的世界文学名著；二是精选这些名著的内容，即作品的精华部分，也就是既能体现原作精神，又不损伤故事情节和艺术特点的部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普及版），就是力图做到这两个方面，目的是使这一套丛书既具有欣赏价值，又能开阔读者的社会视野，提高读者的文学素养。

这套丛书包括七部名著：法国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英国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美国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和日本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这七部名著中有四部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写的，两部（《福尔赛世家》和《美国的悲剧》）是在二十世纪初出版的，只有《华丽的家族》是当代作品。十九世纪后半期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从自由竞争走向寡头垄断，从自由贸易走向殖民地经济，市场的再分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场混战过程中，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出现了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打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格局。随着中国革命浪潮的高涨，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垄断资本，与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随后它就迅速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轴心”联盟，正式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妄图三分天下。他们所谓的“圣战”所标榜的共同纲领是“扑灭共产主义”（德国法西斯附加了一个“消灭犹太人”的条

款)，最后把矛头引向苏联。这就使这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不同的性质：民主与法西斯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资本主义并没有消亡——虽然由于这种局面的出现，它的垄断世界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了。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甚至还从废墟上复苏过来，再度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山崎丰子的《华丽的家族》就是一幅复苏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素描。可以这样说，虽然这七部作品还不能囊括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全貌，但它们却足以描绘出从古典资本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再生资本主义的一个简要轮廓。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对金钱的追求。这种追求打乱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引起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从价值观念到个人的行动和思维无不受到影响，甚至剖析这个社会的作家本人也不例外。以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人间喜剧》（本丛书中的《高老头》即这套“喜剧”中的第一组“研究”——“风尚的研究”中的一部）的作者巴尔扎克，早年曾“雄心勃勃”地参与过商业活动，希望能借此发财，以便免除生活之累而获得创作的“自由”，但他还不到三十岁即已负债累累，债务高达十万法郎，他的后半生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避债主、隐匿写作、以求还清债务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生活就使巴尔扎克更深刻地懂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追求金钱的本质，《高老头》就是一部反映这个特点和实质的典型作品。而出身于城市下层社会、一生贫困潦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那些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小市民阶层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彼得堡那些阴森黑暗的角落里的种种荒淫

无耻的隐秘罪行，这才有可能写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马丁·伊登》所描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作家个人奋斗的悲剧，实际上正是被人称为“为金钱而写作”的杰克·伦敦自身的悲剧，这部作品竟成为一个预言，最后作者落得了和小说主人公同样的下场，被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地吞噬。《镀金时代》、《美国的悲剧》、《福尔赛世家》亦是如此，这些作品多侧面地、以生动逼真的形象展现出十九世纪后半期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腐败景象，对金钱的崇拜，对美色的占有欲，迷漫的投机心理，以及由此而引出的一幕幕荒谬绝伦的“人间喜剧”。这些无情的故事，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情的歪曲和腐蚀，揭露了它的残酷和腐朽性。这种腐朽性在《华丽的家族》所表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生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没有减退，还有了更新的发展，那种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世界的确是复杂的，所以我们的头脑也应该复杂一些。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我们也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比较，有助于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趣味和情操，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理想和意义。这也就是我向青少年读者推荐这套丛书的目的所在。

1987年8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作家。生于律师家庭，在牛津大学学过法律。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岛国的法利赛人》及三部曲《福尔赛世家》(《有产业的人》、《骑虎》、《出租》)、《现代喜剧》(《白猿》、《银匙》、《天鹅之歌》)、《尾声》(《女侍》、《开花的荒野》、《河那边》)。还著有《银匣》、《法网》等二十余部剧本。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认识社会
文学名著精编丛书

- **美国的悲剧**
德莱塞原著
- **福尔赛世家**
高尔斯华绥原著
- **华丽的家族**
山崎丰子原著
- **镀金时代**
马克·吐温原著
-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
- **马丁·伊登**
杰克·伦敦原著
- **高老头**
巴尔扎克原著

第一部

1886年6月15日那一天，约在下午4时左右，在老乔里恩·福尔赛住的斯丹奴普门家里，一个旁观者如果碰巧在场的话，就会看到福尔赛家的全盛时代。不仅如此，如果他具有些心理分析能力的话，就可以从这家人家的集会里找到那使家族成为社会的有力组成部分的证据。这里，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福尔赛家人中，这一房和那一房之间彼此没有好感，缺乏同情，然而却有着一种极其牢固的神秘的韧性。

今天这个茶会是为庆祝老乔里恩的孙女琼·福尔赛和菲力普·波辛尼先生订婚而举行的。各房的人都来了，满眼都是白手套、黄背心、羽饰和长裙，说不尽的豪华。连安姑太也来了，腰杆笔挺，一张安详衰老的脸非常尊严，十足地代表了家族观念中的牢固占有意识。她住在兄弟梯摩西家里，平时绝少出门，成天坐在那间四壁挂着福尔赛三代画像的绿客厅的角落里看书做针线。这会儿，她和福尔赛家的另一位老姑娘海丝特姑太以及守寡多年的裘丽姑太呆在一块儿。

今天，福尔赛家所有的人都穿得格外整洁，对待客人特别显出大户人家的那种亲热派头，神色自若然而带着警惕和好奇，兴高采烈然而保持着身分，他们仿佛全在戒备着什么。是

的，你要一个社会、或者集团、或者个人露出原形，非有大敌当前不可，而今天福尔赛家人警觉到的正是这个。警觉使他们每个人拭亮了自己的盔甲。作为一个家族，他们仿佛第一次直接意识到和什么陌生而危险的事情碰上了。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斜倚在钢琴上面，这人是斯悦辛·福尔赛。他的阔胸脯上平时穿一件缎背心，插一根钻石别针，今天却穿了两件背心，插一根红宝石别针，缎衣领上面一张剃过胡子的苍老的方脸，颜色像淡黄牛皮，眼睛的颜色也是淡黄的，神气俨然。他和詹姆士是一对孪生子，两弟兄一肥一瘦，所以老乔里恩总是称他们胖子和瘦子。詹姆士这时正靠近窗口站着，借此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差不多和斯悦辛一样高，可是非常之瘦，好像他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和他兄弟对照并维持一个平均数字似的。他的身体永远有点伛，手里拿着一件瓷器无心地翻弄着，冷眼观看这个场面，一双沉思的灰眼睛里好像有什么心事。离他不远处是他的独生子索米斯，正在倾听一位穿褐黄衣服的太太谈话。索米斯脸色苍白，胡子剃得很光，深棕色的头发，有点秃顶，下巴偏抬着，鼻子显出的傲慢神气像在厌恶一只明知道自己消化不了的鸡蛋似的。索米斯身后是他的堂弟，那个高个子乔治，五房罗杰·福尔赛的儿子，一张胖脸上带着狡狴的神气，肚子里正在盘算自己的一句刻薄话。

他们全都受到这次集会特殊气氛的影响。

族长老乔里恩年已八旬，一头漂亮的白发，宽宽的额头，深灰色的小眼睛，虽则两颊瘦削，太阳穴深陷进去，却仍然显得神采奕奕。他站在房子中间的灯架下面，身体笔直，双眼目光炯炯，多年的颐指气使使他有了一种族长的派

头，从不会想到对外人要摆出一副疑惑或者敌对的神气。

他和今天到场的四个兄弟，詹姆士、斯悦辛、尼古拉和罗杰之间，有许多不同，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最主要的一点，各人的下巴，除掉表面上有些区别而外，都表现出一种坚强的毅力。这正是福尔赛家的标记。

小一辈的弟兄们也同样带着这个标记。乔治身材高大，壮得像条牛；亚其保尔德面色苍白，却精力旺盛；年轻的尼古拉，处处试图摆出一副执拗的可爱神气；欧斯代司的那种严肃而又带些纨绔气的坚决……总之，在这一家人的灵魂里面，这是个磨灭不掉的印记。

今天下午，所有这些极不相同又极端相似的脸色，都不时流露出一种猜忌神情，而那位猜忌的对象显然就是他们大伙儿今天上这里来会见的那个人。

据说，菲力普·波辛尼是个没有财产的小伙子，可是福尔赛家的姑娘过去也跟这样的人订过婚，并且的确还嫁过这种人。因此，福尔赛家的人的猜忌倒也不全然为了这个。事实是关于波辛尼，有过这样的传说，说他曾经戴了一顶灰色软呢帽去拜访过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这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怎么可以戴一顶灰色软呢帽？而且是一顶肮脏的旧呢帽，连个式样都没有。“真特别，亲爱的——真古怪——”她们说。

一个艺术家要抓住一幕戏，或者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人的全部特点时，总是竭力去发现那些意义深长的细节。这些福尔赛家人，在潜意识里也是像艺术家一样，不期而然地都着眼在这顶帽子上，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意义深长的细节，从这上面就可以懂得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他们每一个人都

这样问过自己：“我会不会戴这样一顶帽子去作这样的拜访呢？”每一个人都回答自己：“不会！”而且有些比较有想象力的人还会接上一句：“我想也不会想到！”

“很无礼！这个莽撞的海盗！”乔治听了这事大笑。很明显，这顶帽子是为了恶作剧而戴的！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能手。

这句“海盗”的俏皮话就此传了开去，终于成为这家人提起波辛尼时最喜欢用的称号。

那次拜访以后，三位老姑太都拿这顶帽子事情来责备琼。

“亲爱的，我们觉得你不该容忍他戴这种帽子！”

“哦！有什么关系？菲力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戴的什么！”

没想到琼的回答这样荒唐。一个人会不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呢？什么话！

谁都知道老乔里恩的全部财产要由琼继承。这个年轻人能够跟琼订上婚，不能不佩服他的本领。可是他究竟是何等样人呢？不错，他是个建筑师，但是这不能成为他戴这种帽子的理由。福尔赛家人里没有一个做建筑师的，可是，有一个福尔赛却认识两位建筑师，这两位伦敦交际季节^①作礼节性的拜访时，也从不戴这样一顶帽子。不妙呵！不妙！这样的大户人家，只要稍微顾全到中上层阶级的体面，又怎能不感觉到不安呢？如果不感觉到，那才荒唐呢！

不过各房的人虽则对这婚事猜忌，不赞成，但是老乔里

① 伦敦交际季节是5月到7月。

恩家请客，却照样都赶来了，甚至从来没有到得这样整齐过。斯丹奴普门发请帖是件极其稀罕的事情，十二年来还是第一次，自从老乔里恩太太去世以后就没有请过客。当然，他们此来还想弄清楚将来应该送什么样的礼。“你送什么？”“尼古拉送一套银匙！”礼物的问题往往就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最后，就像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一样，通过家人中相互的调整，就会达成一种默契，结果每人送的礼都非常适当。在原先，这类最细微的调整总是在六房梯摩西的家里，在他湾水路那所高临海德公园的红砖房子里进行的，因为安姑太、裘丽姑太、海丝特姑太都住在那里。

这会儿，波辛尼正远远站在门口，和琼在说话。他的鬓发看上去微微有点乱，好像觉察到自己周围的情形有点特别似的。

每隔这么一会儿，就有个福尔赛家的人挨过来，打量他一眼。站在他面前的琼，一双倔强的蓝眼睛，坚定的下巴，白皙的皮肤，脸和身体被那一大堆金红色的头发一衬，显得只有那么一点儿大，正像过去有人评论过的，“只剩头发和精神气”。

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子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对情人，带着隐约的微笑。这位女子曾经被一个福尔赛家的人比做希腊女神。

她戴着淡紫灰色手套的双手交叉着，庄重而迷人的面庞偏向一边，把所有近处男子的眼睛都吸引住了。她的身体有点摆动，然而又是那样凝重，就像在随风荡漾。她那对深褐色的大眼睛看上去非常温柔，可是男人望着的却是她那嘴唇，不论在问话或是回答的时候，唇边总带着那一点隐约的微笑。这嘴唇是肉感而甜蜜的。从这嘴唇间发出来的气息好

039323

像和春花一样的温暖而芳香。

波辛尼注意到了她，就问起她的名字。

琼把自己的爱人领到那个苗条女子面前，说：“伊琳是我顶要好的朋友，我要你们两个也成为好朋友！”

琼这句命令式的话引得三个人全笑了。

“啊，也给我介绍介绍！”这时，索米斯·福尔赛悄无声息地从那个苗条女子身后出现了，他就是这女子的丈夫。凡是在交际场合，他很少离开伊琳的左右，便是应酬上不得不暂时离开她的时候，你也会看见他的眼睛在盯着她转，而且眼神是那样古怪，像是监视，又像是渴望着什么。

索米斯的父亲詹姆士仍旧靠着窗口在端详那件瓷器上的印记。他跟安姑太议论了会儿这件婚事，忽然问起梯摩西为什么没有来。

“眼前白喉这样流行，他觉得不便出来。”安姑太紧闭的嘴唇勉强现出一丝微笑。

“哼，他真会保养自己，我就没有法子学他那样保养。”詹姆士说的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羡慕、妒忌，还是鄙视，很不容易确定。

梯摩西是詹姆士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一向从事出版事业。多年前，当市面还很紧俏的时候，他便感觉到不久就要走下坡路，把在一家以宗教书籍为主的出版社里拥有的大宗股票全部抛出，拿来买了年息三厘的公债。这一举动立刻使他在福尔赛家人中间陷于孤立，因为其他福尔赛家人的投资决不肯少过四厘。他没有结过婚，也不要孩子。在他看来，结婚简直是荒唐，孩子完全是累赘。

詹姆士又开口了，他敲敲那件瓷器：

“这不是真的渥斯特古瓷。我想这个小伙子的事情，乔里恩总跟你谈过一点了。就我所知，他既没有职业，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亲友……”

安姑太摇摇头。那张方腮鹰鼻的老脸颤动了一下。两只手上蜘蛛脚一般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而且紧紧扣着，好像隐隐在加强自己的意志。在福尔赛老一辈的人里面，她的年龄最大，八十六岁了，所以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别人看见她不由得都有点畏怯，只要有可能，总是尽量躲开。

詹姆士把两条瘦长的大腿搭起来，继续说：

“乔里恩总是一意孤行。他没有孩子——”说到这里，他又顿住，想起老乔里恩的儿子小乔里恩来。小乔里恩，琼的父亲，自己弄得一团糟，遗弃了老婆和孩子跟那个外国女教师私奔，就这样断送了自己。“哼，”他又接着说，“如果他喜欢这样做，我想在他也不算什么，反正他的钱除了留给她，没有别人了。”

迎面走过来一个人，衣着整洁，胡子剃得光光的，几乎一根头发都没有，长而塌的鼻子，厚实的嘴唇，眉毛下面一对冰冷的灰眼睛。

“怎么样，尼古拉，好吗？”詹姆士和他握手。

“很不好，”尼古拉·福尔赛嘟着嘴说，“整个时期都不好。晚上睡不着。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这医生是个聪明家伙，否则我也不会请他，可是除掉帐单之外，我什么都得不到。”

“医生！”詹姆士恶狠狠地说，“伦敦所有的医生我都领教过了，全不济事，只会说鬼话。你看斯悦辛，他们治好他什么？比从前更胖了，简直成了大块头，你看看他那样

子！”

斯悦辛·福尔赛又方又阔的高个子摇摇摆摆向他们走来，胸部穿着两件颜色鲜艳的背心，像只斑鸠。

“哎！你们好吗？”他说话总是那样做作，把“好”字说得特别重——“你们好吗？”

三兄弟凑到一块儿，由胖瘦说到了健康，由健康说到了运动，说着说着争论起来，斯悦辛甚至争得脸都气红了，活像一只火鸡。

“爷爷你好吗？”琼突然出现在詹姆士面前。

“你好吗？”詹姆士若有所思地望着她，“说是你明天要上威尔斯去拜望你未婚夫的几位婶娘，是吗？那边的雨特别多。这不是真正的渥斯特古瓷。”他敲敲那只碗，“你母亲结婚时我送的那一套瓷器才是真的。”

琼挨次和她三位叔祖握了手，就转身到了安姑太身边。安姑太的脸上显出很亲热的神气，颤颤地在琼的颊上吻了一下。

琼走开了。安姑太从后面望着她瘦削的小身材，一双铁灰色的圆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是的，”她想，“大家都待她很好，那么多人来道喜，她应当快乐呢。”

这时，客人中已经有人开始告辞。门口挤着一大堆人，都是些衣冠楚楚的人士，有当律师的，有当医生的，有做证券交易的……在这些人里面，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福尔赛家的人，可在安姑太看来，他们好像全都是福尔赛家人。这个家就是她的世界，除此以外，她就不知道有其他人家，而且从来不知道有其他人家。他们所有的心事、疾病、订婚、结婚，他们在怎样混日子，他们是否在赚钱，这一切她都知